

月光城·文学

安庆晚报

责编：魏振强 E-mail:oldbrook@163.com
2025年10月24日 星期五

兰痴

一元迷花，迷兰花，兰痴。
和一元一般的人，各有各迷，有人迷书画，有人迷钓鱼，有人迷麻将，有人迷跳舞，有人迷喝酒，有人迷攒蛋……不管如何，迷一样，生活多些色彩。
一元迷兰花，迷得深，迷得沉。

兰如草，兰本是草，兰草。一元生在山村，生下就被父母扔在山坡，和草作伴。山坡多兰草，兰草幽香，将一元薰得妥妥的安静。

一元从山里走出，身边没离开过兰草。在城里过日子，一元不烟不酒不牌，就喜欢个兰草，按一元的话——没办法，胎带的。这话有道理，妈怀一元，整天在山坡上干活，兰草之气和胎气混在一起，撕不开、甩不掉。

城里的家，一元摆满了兰草，阳台、窗台到处都是青青绿绿的兰草。当年老家山坡上兰草多，也没被保护，一元有的无的从山坡上挖了捎进城，家里到处是兰花香。

随时间推移，兰草精贵起来，挖兰花人多了，开始保护，野生兰的身影在城里出现就少了。一元自觉，自从有了保护令，就不从野外挖兰草花，包括老家山坡上的兰草。

一元家的兰花多，但一元还是添加。不过，那种人工种植的兰花一元不要，要添就添野生的。一元添的途径是拣，从垃圾桶拣。

很多野兰流浪在民间。早些年兰草不受保护，有利可图，不少人挖了野兰到城里卖，城里人附风雅，栽兰养兰，可几年下来，兰越养越瘦，病了生虫了，不开花了，和花盆里的草没两样了，就漫不经心地将病了兰草扔进了垃圾箱。

一元拣了个漏子，在垃圾箱拣兰草。

垃圾箱拣兰草有两个时段。春天算一个，春天是兰草盛开季节，可栽了几年的兰不开花，主人一气之下扔了。再一是秋天，过了一个夏天，兰草受干、受热，叶子枯了，主人以为这兰草死了，一扔了之。

一元把握住了，在这两个时间段，眼睛老是向垃圾箱钻，还真是拣到不少兰草。

拣回的兰草，一元又是剪又是修，去虫消毒，栽进培养土里，上大人样伺候，还别说，快死的兰草到一元手里，还真就发棵开花，活泼泼的绿着活着香着。

对一元拣兰草，妻子先是反对，到成为老伴时，反而成了帮手，比一元还积极，有事无事就去翻垃圾箱，自家小区的垃圾桶翻完，还去邻近小区的垃

圾桶里翻，不止一次被人认为是拣垃圾的。一元的老婆不认自己是拣垃圾的，兰草那么雅致的东西，怎能是垃圾？

一元是一个不大不小局的局长，手中握有不小的权利。有人望着一元手中的权利想点子，就想到了兰草身上。玩兰草的人多，稀缺品种的兰草价格高得很。有人投一元所好，淘了好兰花送给一元。兰草孱弱，一个信封就能装了，拿一元办公室一点不显眼。一元喜欢，可就是不要，任死也不要。一元局长放话，野路子的野兰有毒，会传染一家的兰草。

送兰草的人断了路，一元的局长做得安稳。

李柱是一元的部下，做了多年的科长，想再上一步，当个副局长之类的。左想右看，还是从兰草上下手了。

一个早晨，李柱捧了盆兰草进了一元的办公室。一元识货，眼睛一亮，说：好兰，好兰呀。这兰叶短而密、窄而绿，几根花箭悄然挺出，美人般玉立。李柱说：局长，花像荷，兰荷。一元左看右手，爱不释手。李柱一看，有了，有了，忙向一元凑去，说：局长喜欢，送您了。

一元望着李柱“呵呵”一笑：哦，野路子兰。李柱蒙了，伸手不是缩手也不是，还是一元把兰荷塞进了李柱手里。

李柱没把兰荷带回家，放在了办公桌上，灯影下这兰孑然一身，很是孤单。

一元有一习惯，天天上班要去各办公室走一圈，李柱的办公室自然是去的。不过去李柱的办公室要多看几眼，看的是兰荷，实在是棵好兰。不知看了多少次，花开了，香过了，兰荷突然开始病歪歪的，短叶也枯了一根又一根。

一元好心疼，教了李柱几招，可李柱没心没肝的不当回事，眼见兰荷要枯死了。

再一个早晨，一元拿走了李柱办公桌上的兰荷，还丢下了一个信封，五千元，算是买下了兰荷。李柱乐意，拱着手说：谢谢局长，谢谢局长的救命之恩。

一元救活了兰荷，在一元家占了一席之地。李柱当上了副局长，局里一致推荐的，一元也投了沉甸甸一票。

过了一年，李柱出了事，七查八查，查到了局长一元头上——五千元拿走李柱一万元的兰荷，和索贿可关联上，何况李柱随后当上了局长。

一元家的兰草棵棵被查，都有来处，也没见名贵的，出处大多是垃圾桶。

一元没受处分，但免了局长，不管怎说，兰荷有五千元

的差价。

一元顺顺利利退了休，和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小小说二题

张建春

老伴跑垃圾桶的时间多了，可很少能拣到野兰了，倒是人工种植的兰花多，棵棵长得整齐。

一元和老伴回家乡的日子多了，他们把家里的兰一棵棵向山坡上移，那棵兰荷已繁殖了好几株，开花时如是一小荷塘。

书门

晚清，童阁老归乡，乡间早有一抹房，进进出出，好生气派。房子四周建有外壕沟，然后是高墙，高墙内还有内壕，蓄水养荷，随着才是高低错落的房子。

说是宅子，实际上是座圩堡。帝师养老的房子，能不像样子？不气派，还不跌了皇帝的相。

童阁老在圩堡里憋了三天，甩手从吊桥过壕沟，在一跌宕的丘陵地立身，指指点点，说：起房，为书房也。

家人大惊，丘陵地在圩堡外，离壕沟吊桥也有上百米，此处起房，算是野外。

童阁老说一不二，百步为界，画定了方方正正的地块。童阁老六十开外，步伐却硬朗，步子大大的，把一大块荒地包圆了。

家人商量，百步内为房，百步外建院子。童阁老断然拒绝，仅起房，无需院子。

房子盖得快，砖墙，瓦顶，留大大的窗户，阳光忽忽的能吹过。屋内立有一排排书架，书架一应是杂木打造，经得起重压。

方方正正的屋子，高大，亮堂，大月亮天，夜里也是明白的。

屋子建好，童阁老左右打量，甚是满意，却又觉得缺些什么，捻断了数根胡须，才有结果，门前过于敞亮，连棵树也没有。家人有考虑，书房在外，安全得有保障，门前空阔，圩堡里的碉楼能够照应得到。

童阁老执意在门前栽树，一棵白榆当家，剩下的是柳、槐、楝。童阁老不要椿树，椿树太过于张扬。

皇帝知老师在书房周围栽树，特意赐了棵广玉兰树，童阁老领情，但没栽在门前，栽在了书房东头。

书房落成，童阁老命人在书房前立旗，旗杆高过八丈，旗迎风飘扬，旗为蓝底，上写一大大的白色“书”字。书字随风，哗哗作响，如是在翻动千古书卷。

作为帝师，皇家恩准，童阁老是可以门前立旗的，上书童姓，和白云为伴。童阁老树旗，把书字顶上了天，是在告知：旗下是书，是书房。

百步见方的书房，摆满了书卷。书是童阁老从京城运回的，十几大车，路人皆说是金银，童阁老不分辨，是金银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

书沉甸甸的，压得杂树的架子“吱吱”叫，可有土地撑着，还是稳稳的存住了身。

书房独立于圩堡之外，像模像样，如是一艘大船，停泊在荒野中，竖立的旗子，正是挺起的桅杆。这船中，满载了人间情理、万世宝物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书房无开启关闭的门扇。

书房本是有厚重大门的，用檀木做成，双开，关闭了，十个人也难以撞开。童阁老用老手叩叩，“笃笃”响，主实得很，却摇了摇头，轻轻说：下了吧。

檀木门被卸下了，做了书房中偌大的书桌。

书房的门便大大张开，如豁了牙的嘴。

童阁老在书房里待的时间长，自己读书，也带着一帮人读书，无门的书房进的人多。

小乞丐是进书房年龄最小的人，个子矮，头过不了檀木书桌。小乞丐多是晚上进书店，听童阁老有的无的吟哦声。小乞丐识不上几个字，但童阁老的吟哦声听得懂听得进。

小乞丐常在童阁老的吟哦声中睡去，醒来时，身上多披着一件布衫，或枕着本砖头厚的书。小乞丐四处乞讨，但总是以书房为圆心，晚上必回，他要听童阁老的读书声，也借此识了不少字，甚至能将枕着入睡书读个七八成。小乞丐乞讨时，爱和人说话房的事，他给书房起了个名字，叫“阁老书房”。

阁老书房的名字被喊响了。阁老书房无门，是人人可进，坐在檀木书桌下读书写字的。

童阁老立规矩，家人少进书房，碉楼上的刀枪剑戟不得瞄着书房。家人还是不放心，过段时间借打扫卫生之名进入书房，主要是检点书房里的物品是否少了。

物品不少，连书也不曾少一页。

童阁老听家人汇报，微微笑，说：无门亦有门，书中有。

小乞丐常住，豁牙的门灌风，他扯来草籽，用线串成串，一串串挂在门头，当了帘子。童阁老用手拂草籽，帘子轻响，若细雨来袭，童阁老“呵呵”一笑，说：非门，非门。算是认了。

时下战乱、匪乱，有一书房，加一副门合拢的书案大不易。

有书好读，甚幸。天下人皆传。

兵和匪放言，见空中飘有蓝底白色的书字旗，礼让十里。

童阁老看书扰不得，阁老书房扰不得。

小乞丐年年为阁老书房换草籽帘，野外草籽多。有一天，小乞丐突然发现，草籽特像童阁老的泪珠，圆润、晶莹。

小乞丐见过童阁老双目垂泪，双唇嗫嚅：书门开着，开着。